

猫头鹰学术文丛



中国现代 长篇小说名著 版本校评

金宏宇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猫头鹰学术文丛



中国现代 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

金宏宇 著



(京) 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金宏宇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5
(猫头鹰学术文丛)
ISBN 7-02-004398-4

I . 中… II . 金… III . 长篇小说 - 版本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 G256.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05402 号

责任编辑：杜丽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

Zhong Guo Xian Dai Chang Pian Xiao Shuo Ming Zhu Ban Ben Jiao Ping
金宏宇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3

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02-004398-4/B·295

定价 19.00 元

学术顾问

王乾坤 王富仁 邓晓芒
周国平 耿云志 钱理群
黄克剑 葛剑雄

策 划

王培元 高贤均

人民文学出版社



金宏宇，1961年7月生，湖北省英山县人。1983年毕业于湖北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2001年获得博士学位。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散文数十篇，出版杂著数种。

致读者

有一种猛禽，古时名“枭”，俗称“猫头鹰”。它习性古怪：黑夜活动，白昼栖息；即便睡去，也睁着一只眼睛。这独异的生活方式，使它拥有了与众不同的目光和视野。猫头鹰飞翔时悄无声息，偶尔发出一两声怪叫，难免令人惊悚。

在希腊神话中，它是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原型；在黑格尔的词典里，它是哲思的别名；而在鲁迅的生命世界中，它更是人格意志的象征。鲁迅一生都在寻找中国的猫头鹰。他虽不擅丹青，却描画过猫头鹰的图案。我们选取其中的一幅，作为丛书的标志。

我们渴慕智慧，我们企求新声。这便是“猫头鹰学术文丛”的由来。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九月

引 言 (1)

第一章 总论 (3)

- 一 版本研究 (3)
 - 二 版本与修改 (7)
 - 三 版(文)本的阐释与批评 (25)
 - 四 版(文)本的文学史评述 (30)
-

第二章 《倪焕之》 (37)

- 一 主要版本对校记 (38)
 - 二 版本变迁：从艺术修改到语言规范化 (46)
-

第三章 《家》 (59)

- 一 初版本与全集本对校记(兼校其他版本) (62)
 - 二 版本变迁：在繁复修改中翻新 (90)
-

第四章 《子夜》 (107)

- 一 初版本与修订本对校记 (109)
 - 二 版本变迁：面对不同时代的禁忌 (118)
-

第五章 《骆驼祥子》 (130)

- 一 初版本与节录本对校记 (132)
- 二 初版本与修订本对校记 (146)

附：文集本的校勘	(149)
三 版本变迁：简化处理与洁化叙述	(151)
<hr/>	
第六章 《围城》	(168)
一 初刊本与初版本、初版本与定本对校记	(169)
二 版本变迁：小说造艺的完善	(181)
<hr/>	
第七章 《桑干河上》	(199)
一 初版本与校订本对校记	(201)
二 校订本与人文修改本对校记	(208)
三 版本变迁：微调细改中的解读差异	(222)
<hr/>	
第八章 《青春之歌》	(238)
一 初版本与再版本对校记	(239)
二 再版本与重印本对校记	(255)
三 版本变迁：对知识分子的改叙	(261)
<hr/>	
第九章 《创业史》	(276)
一 初刊本与初版本对校记	(277)
二 初版本与再版本对校记	(289)
三 版本变迁：孜孜于教育功能	(306)
<hr/>	
参考文献	(318)
后 记	(329)

引 言

版本一般是图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应该说，中西方的图书版本学都已经相当发达。但在图书版本学的体系中，文学作品版本的研究无法深入。比如古典文学名作版本的研究一般只停留在弄清版本源流、辨明版本真伪和优劣的层面。而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一般也只把版本问题当作文学研究的先决条件。比如雷内·韦勒克和沃尔夫冈·凯塞尔等都强调文学研究的第一步是要有一个精校本或一个能代表作家意志的版本。在西方，使文学版本研究得到发展的是所谓“渊源批评”，但“渊源批评”一般只研究作品的手稿本，研究一部名作在出版前的创作过程和多种可能性。这种批评一般不关注文学作品发表或出版后的版本变迁问题。因此，文学版本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入发展。

中国新文学版本的研究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目前，这种研究主要是一些“书话”或“札记”，如唐弢《晦庵书话》等。也有少数研究版本异文的语言学、修辞学或写作学著作，如朱泳燚的《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郑颐寿的《比较修辞》、龚明德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修改笺评》等。还有湖南人民出

出版社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的少量汇校本，如《女神》、《围城》的汇校本等。这些著作或提供了许多版本史料，或做了非常细致的异文汇校工作，或为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提供了具体的个例。但这些研究或者如鲁迅所说“盖用胡适之法，往往恃孤本秘笈……”，^①有一种版本癖的趣味，往往停留于一种朴学式的考据；或者固守一隅，执着于某种学科层面的研究。因而新文学版本的研究没有拓展开来，很少与阐释学、文本批评或接受反应理论等结合起来。而很久以来，主流的新文学研究一直向社会学、哲学、文化学方向提升，又不屑于利用这些版本研究成果，有的批评文章或文学史甚至就没有体现基本的版本意识。于此，我们看到了新文学研究中的某种疏离状态。

在这种学术背景中，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研究不可能真正深入，不可能具有科学性。一方面，新文学版本研究不能对长篇小说版本变迁做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和整体的把握。一方面，主流的新文学研究又不能对长篇小说版（文）本做动态的、历史的研究和细致的分析。本书试图避免这种相互疏离现象，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的版本进行一种综合研究，将版本研究与文本研究整合起来，既拓展一下版本学的研究空间，也为长篇小说的研究寻找一个新的领域。既提高人们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研究中最根本性问题的认识，也凸现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版本变迁的独特性。既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写作提供一种警示，又尝试一种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研究应有的科学方法。

注 释

① 《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2页。

第一章 总 论

在中国，“版本”一词最早出现在宋代文献中。开始它专指由雕版印刷而成的图书，是为狭义。后来内涵扩大，泛指包括写本、印本在内的，用各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图书的各种本子，是为广义。本书所论的小说“版本”则取狭义，指公开发表或印刷而成的小说版本，而排除手稿本。这不光因为手稿资料难以寻觅，更主要的是对手稿的研究已成一专门学问，如在西方已有所谓“渊源批评”专门研究作家手稿，或谓之“手稿的诗学”，或曰“与文本诗学相对立的写作诗学”。其次，本书所论的小说版本不是指所有的付印版本而是指那些比较重要的尤其是文本内容经过改动的版本。

一 版本研究

版本学在西方和中国都源远流长。中国传统的版本学始于汉，兴于宋，而盛于清。在清代，版本学成为专门之学。叶德辉甚至认为在清学（朴学）中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三者

为之根柢”（《书林清话》）。民国以降又有一代代学者努力研治版本学。传统版本学从整理古籍中积累了一整套版本鉴定、辨伪、考订的方法。传统版本学又与校勘学、目录学具有密切关系，它“脱胎于校勘学，借身于目录学”。^①它们彼此借助、相互依赖。

西方现代印刷术和装订术传入中国以后，“新书”出现。但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有唐弢等开始致力于新书版本学的开拓工作。此后，新书版本学渐渐得到公认。虽然新书版本学至今仍未建构起来，但体现为“书话”、“札记”形式的新书版本研究成果相继出现。如，唐弢的《晦庵书话》、姜德明的《余时书话》、倪墨炎的《现代文坛短笺》、陈子善的《捞针集》、龚明德的《新文学散札》、吴泰昌的《艺文铁话》、胡从经的《柘园草》、梁永的《雍庐书话》等著作中都有大量关于新文学版本的考据文章。此外，朱金顺的《新文学资料引论》一书则专辟章节论新文学版本问题。在湖南、四川，还出过少量新文学作品的汇校本。这些著作继承传统版本学的许多研究方法，又直指新书版本和新文学版本的新特点，为新书版本学和新文学版本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版本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无论是传统版本学研究还是新书版本学研究，都必然表现为一种工作过程。这个过程首先就是运用版本学及目录学的相关知识对图书版本进行真伪辨别，考订版本源流，比较版本优劣。相比较而言，古籍版本年代久远，成书方式、流传方式多样（如木板、石印、手抄等），版本的真伪辨别是首要任务。新书版本年代较近，多用现代印刷术，辨别真伪的工作比较容

易。但新书由于传播载体多样（如杂志连载、单行本发行等）、印刷快捷等原因导致版本密度更大，所以，研究的重点应在版本源流的考订和版本优劣的比较方面。对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版本的研究更是如此。这些作品虽有盗印本、伪装本、删节本等，也只须通过序跋、版权页、作者自述等即能识别。然而，它们版次多，除有初刊本或初版本，更有不同的修改本和最后的定本等。所以对其版本源流的梳理、版本优劣的比较就更为重要，尤为费时。同时，这个工作过程也离不开校勘学的具体操作技术。陈垣《校勘学释例》中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和理校四法。古籍校勘主要是校误植或误笔等，需要这四法全用。新书这方面的错误容易由作者和刊者校过来，我们需要校勘的主要是作者修改前后的文字，故一般只须用对校法，即不同版本对校。而我们要进一步鉴别现代长篇小说版本的优劣和文本的优劣，也主要是用这种对校法，将其初刊本、初版本、修改本、定本等逐一相互对校，找出异文。

经过这种工作过程之后，版本研究的结果自然要表现为一种文字形态。古籍版本研究的大家们的“版本学功力，无一不是透过编制目录或撰写题跋识语表达出来”。^②如，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新书版本的研究成果可以通过目录形式来表现，如北京图书馆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等，但更多的版本研究成果则表现为前文提到的“书话”或“札记”形态。它由古代的题跋识语发展而来，既能记述版本的有关资料，又能借此抒发某种人生感慨，是版本学与散文的结合体。现代长篇小说版本的研究成果自然可以体现为目录、书话等形态，但是其版本内

涵的复杂性、丰富性却不是这种简明的目录和微篇的书话或札记所能包容的。

总之，版本研究都有一种工作过程和表现形态，新书版本和新文学版本研究在这两方面又有新的特点，而现代长篇小说版本研究的新特点又更突出。所以，版本学的研究势必有一种新的发展。

古籍版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其原文，追求善本（主要是真本）。其工作过程和成果表现形态都服务于这一目的。然而，仅限于此，其版本研究的价值并不能充分体现。为了充分实现其价值，版本学应开拓新天地，应从版本差异的研究进一步拓展到对版本的时代特色、政治印记、意义变化等方面的研究。新书版本的研究已有这种发展趋势。作为版本学重要分支的新文学版本学，其研究对象是新文学作品的版本。这种版本的内容特殊性及20世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动造成这类版本的种种变异都不是传统的版本研究所能囊括的。因而迫切需要建构一种新的版本学或一种新的文学版本学，总结一套新的版本研究方法。在西方，对手稿、创作过程等的研究被称为“渊源批评”，我们也不妨将对发表或出版后的文学版本的研究称之为“版本批评”。版本批评既要注意版本研究的一般规律，又要直指文学版本的特性。简言之，是要将版本研究与文本批评整合起来。具体说，首先应注意传统版本学与目录学、校勘学的相互借助关系，吸收其中的一些技术性的知识和方法（这里，尤其要注意使用朴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以此为基础，进一层是借鉴语言学、修辞学和写作学的研究经验，更要运用阐释学、文本批评的理论，对新文学版本进行综合研究。弄清版

本源流，对校版（文）本差异，比较版（文）本优劣，揭示版（文）本个性，考察作者修改版（文）本的动因，探讨接受者对版（文）本的反应，等等。最终总结中国新文学版本变迁的独特规律，指出面对具有众多版（文）本的作品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评述应有的原则。

而在新文学版本中，最适合于成为版本批评对象的是长篇小说，因为它的版本内涵最复杂最丰富。其篇幅长，戏剧版本不能及；其版本密度大，诗歌、散文版本不能比。一些长篇小说名作，一般都有好几个版本，巴金的《家》甚至经过八、九次修改，有上十个版本。更主要的是长篇小说版本之间文字内容的差异多。现代诗歌、散文的版本变迁多半只是字、词、句的修改或个别段、节的增删。郭沫若的《女神》、冯至的《北游及其他》、朱自清的散文《春》等都是如此。长篇小说版本的变动之处不仅在字、词、句、段、章节，更渗入人物、细节、情节、结构甚至题旨。其版本变迁包蕴着更为丰富的语言学、修辞学、写作学、美学、心理学甚至社会学、政治学的内涵。应该说新文学其它文类的版本都不及长篇小说的版本复杂。长篇小说的版本研究能非常完备地体现版本批评的综合性特点，而其研究结果也能更典型地反映新文学版本变迁的规律。

二 版本与修改

新文学书籍版本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由于作品被禁而出现伪装本、易名本、被删本，这在 20 至 40 年代比

较突出。在长篇小说方面，如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易名为《田野的风》出版，茅盾的《子夜》、王统照的《山雨》等则出过删节本。这些都是现代文网史的实物例证。二是由于作家自己出于某种考虑修改作品而成修订本或修改本。这些则是新文学版本批评更重要的内容。其它文类的作品都有这种情况，而长篇小说尤其普遍。甚至可以说现代长篇小说名作的版本变迁主要表现为一种修改过程，其主要的版本几乎都因作者的修改而形成。

修改作品在中国是有传统的。这当然不是指改他人之作的那种传统，如朱熹改《孝经》、王安石改他人之诗之类的篡改。而是指那种对自己作品的“推敲”传统。中国现代小说家秉承了这种传统，坚信“文章不厌百回改”，坚持修改作品是自己的权利。不过，在修改的问题上，1950年是一个分界线。此前，有的小说家在手稿中修改，在作品由初刊本变成初版本时也还会做最后一次修改，作品初版以后往往不再修改。鲁迅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把修改作品的下限定在初版本。1950年以后，更多的作家都突破这个下限，出了众多的修改本。如，老舍在出了《骆驼祥子》初版本以后曾表示不再修改，然而解放后还是禁不住又删又改。解放后成名的长篇小说作家更没有修改下限的意识。杨沫甚至想拥有对作品的终身监护权。她打了个比方：作品好像自己的孩子，不光要把他生下来，还要把他教育成人。所以作品可以不断地修改下去，所以出三个（次）修改本、四个（次）修改本是常见的事情。1950年以前，长篇小说的修改本相对为数不多，往往是从初刊本转为初版本的那种修改本。而作家们的修改也往往集中在对初刊本文字的推

敲、艺术的改进方面。如《倪焕之》从《教育杂志》初刊本转为开明书店初版本。从1950年到80年代初，则出现了三次长篇小说的修改浪潮，比较重要一点的作品无论是30、40年代的旧作还是50年代以后的新作几乎都有修改本。这时的修改已不只是一个文字上、艺术上完善的问题了。

笔者辑录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较重要的长篇小说修改本，列为一表，以便做具体分析：

50年代至80年代初长篇小说修改本一览表：

修改本出版年份	作品、作者	出版社(店)名	关于修改的说明文字
1950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	新华书店	
1951	《骆驼祥子》(老舍)	开明书店	书末标明：“据《骆驼祥子》删节。”
1952	《骆驼祥子》	晨光出版公司	
1953	《家》(巴金)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后记》中作者说：“我还是把它修改了一遍，不过我改的只是那些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同时我也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
1953	《倪焕之》(叶圣陶)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扉页“内容说明”说：“曾由作者加以修订。”
1954	《子夜》(茅盾)	人民文学出版社	扉页“本书重版说明”说：“现经作者修订，重排出版。”